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八 五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　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監生臣王　錦

册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名字第二

隋李和本名慶和魏末為驃騎大將軍夏州刺史後周太祖賜姓宇文氏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智畧明贍立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意遂賜名意開皇九年遷上柱國以意是太祖賜名市朝已革慶和則父之所命義

不可遠遂以和為名

豆盧勣字定東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後為上柱國夏州總管封楚國公

長孫覽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初名善周武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終於荆州刺史

伊婁謙字彦恭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

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後為澤州刺史

顔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蓋不忘本也

蘓夔少聦敏及長博覽羣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

其父威改之頗為有識所哂位至通議大夫

李德林字公輔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

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後為懷州刺史

李孝貞字元操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諱於是稱

字　按隋書文帝祖父諱禎

唐李綱字文紀初名瑗字子玉讀後漢書張綱傳慕而改之位至太子少師

高儉字士廉以字行焉後為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

房喬字玄齡以字行焉終於司空

虞世南叔父寄仕陳為中書侍郎寄無子以世南出繼故字曰伯施位至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

楊仁恭本名綸後為雒州都督老病乞骸以特進歸第

李靖本名藥師官至僕射進封衛國公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安平公德林之子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後官至太子庶子

顔籀字師古以字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崔敦禮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敦禮本名元禮高祖改為敦禮

劉義節本名世龍有子名鳳昌有人上書言龍父子為龍鳳之名居宅在乾坤之地將非國家之利書奏不省因

賜名節義

秦瓊字叔寶以字行於世位至左武衛大將軍

韋思謙本名仁約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官至黄門侍郎

魏元忠初名真宰天授中以避天后母號故改焉後以特進齊國公致仕

成王千里吳王恪之子本名仁進爵郡公嘗出使江左鄀人相率以金遺之仁拒而不納則天聞而嘉歎擢使

謂曰汝吾家千里駒也繇是改名千里

崔玄暐本名曅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玄暐後至中書令

張仁愿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位至兵部尚書致仕

楊隆禮隋齊王楊正道之子歷雒梁滑汾懐五州刺史以嚴察聞景龍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為崇禮

薛謙光開元初為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

特勅賜名為登

寧王憲初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岐王範初名隆範避玄宗連名故單稱範薛王業亦同

姚元崇則天時為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後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遂改為元之後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

王忠嗣本名訓年始九歲父海賓死王事起復朝散大夫尚輦奉御養於禁中後官至漢東郡太守

崔澄為秘書監本名滌開元初玄宗改焉

李傑本名務光後改焉官終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國忠玄宗貴妃從父之子或云張易之子冒外氏姓本名釗天寶中帝改為國忠官至司空

劉正臣本名客奴天寶末為平盧軍遊奕使時節度使呂知誨受安祿山逆命客奴與諸將襲殺之馳以奏聞十五載四月授客奴柳城郡太守平盧軍節度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及平盧軍使仍賜

名正臣
史思明本名窣干玄宗改之為思明後為平盧節度都
知兵馬使
李懷光本姓茹父嘗為朔方部將以戰功賜姓李氏更
名嘉慶懷光後為邠寧節度使
李若幽為殿中監上元二年以為河中節度都統處置
使鎮于絳賜名國貞
盧正已寶應二年自刑部侍郎為大府卿正已本名元

裕以兼名同帝諱抗疏乞改之

楊子琳忿崔寧賊殺長帥討之俟寧入覲突入成都糧盡自潰朝廷慮為亂階除為陝州刺史又移受澧州刺史澧郎兩州鎮遏使在澧州二年大歷六年表乞朝謁代宗以發跡不順特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與語甚悅賜名猷

張延賞本名寶符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以父蔭授官玄宗特恩賜名延賞取延賞後世之義也位至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路嗣恭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縣令考課上上為天下最以其能嗣魯恭特賜改其名位至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

崔盱為劒南西川留後大歷三年加節度使仍改名寧

曹令忠為北庭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大歷七年八月賜姓李改名元忠以邊將寵之也

白琇珪大歷中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卿曹十餘年德宗

名見與語以為可任腹心遂用為神策軍使兼御史大
夫賜名志貞
尚可孤初為魚朝恩養子改姓魚氏名智德朝恩死賜
可孤姓李氏名嘉勲會李希烈反叛建中四年七月除
兼御史大夫荆襄應援淮西使仍復本姓尚可孤官至
左龍武將軍
韓希烈為汾寧節度興元元年詔賜名歸義
張萬福年七十八從軍遼東有功累攝舒盧壽三州刺

史時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
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
草木亦知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
名萬福慰遣之

劉洽爲宣武軍節度貞元元年改名玄佐

李長榮貞元四年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仍賜名元
諒

柳渾初名載爲尚書左丞及駕幸奉天渾徵服徒行巵

從初渾之離京城賊泚猶以渾匿在閭里乃除偽宰相
及京師克復渾尚名載上言曰頃為狂賊點污臣實恥
稱舊名況載字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德宗嘉而從
之
王虔休汝州梁人本名延賞貞元中為潞州左司馬領
留後仍賜名虔休
張茂昭本名昇雲孝忠之子也貞元七年為定州刺史
充北平軍使是歲孝忠卒於位詔昇雲起復左衛大將

軍同正員充義武軍節度使賜名茂昭

王昌貞元十四年自右神策軍將軍除鳳翔節度使賜名敬則

劉逸淮貞元十五年自宋州刺史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諒

渾瑊本名日進後改為瑊

康藝全為河東編伍勇力絶人節度使馬燧以其多藝因以藝全名之

崔咸字重易父鋭貞元中為李抱真從事有道者自稱曰盧老嘗師隋朝雲䨓寺李先生能知遠近事屬河北禁遊客鋭遂館之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為君子因指口下黒子願以為記既生咸果有黒子其狀則盧老也遂以盧老名之

常士仮為黔中經畧觀察使貞元十六年改名士宗又名士文

王紹初與憲宗同名永貞年改焉少時顔真卿器重之

因納舊名字之曰德素位至兵部尚書

張奉國本名子良為李錡牙門右職錡叛子良與錡甥裴行立等密圖錡生致闕庭平浙右憲宗追赴京師親自褒慰擢為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

帛貫之本名純犯憲宗廟諱遂以字稱位至河南尹

朱士明元和初為定州鎮使以築臨涇城有勞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北庭等節度使仍賜名忠亮

高固生於微賤為叔父所賣展轉為渾瑊家奴號曰黃

岑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好讀左氏春秋瑊大愛之養如己子以乳母之女妻之遂以固爲名取左氏傳高固之名也

蔣武元和五年爲諫議大夫武中謝面請改名又從之嘗因奏對爲憲宗言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臣下亦當順承因請改名帝悦而從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故因以此諷焉

田興元和八年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

崔元畧爲御史中丞元和十二年元畧論侍御史唐武當改名帝曰人之取名多矣何必武爲曩時將武已請改矣遂改唐武爲慶時議者見淮西初平謂帝遂喜武功及見改唐武名乃知帝厭兵人人相賀

韓璀爲鄜坊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璀請改名充許之

王日簡長慶初爲鎮州小將王承宗沒軍情不安日簡自拔歸朝授代州刺史及長慶初鎮州軍亂害田弘正穆宗爲之旰食以日簡嘗爲鎮將召問其計日簡遂於

御前極言利害兼願有以自效因授德州刺史經略其事明年擢拜横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名全略以崇樹之

李元喜為安南經略使寳歴元年元喜請更名元志從之

盧周仁開成中為湖南觀察使奏云名與冉從伯音同請改名術從之

高士榮為威遠軍使寳歴元年士榮請改名承恭從之

崔承寵為黔州觀察使寶歴三年承寵請更名實從之

李載義字方毅方毅之字文宗所製也位至侍中

鄭澣本名涵以文宗在藩邸時名同改名澣澣子茂諶避國諱改名茂休澣後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

高元中太和二年為侍御史内供奉請改名元裕許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

而且壽生子必為宰相於陵寓居揚子而生嗣復後涗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後自潮州刺史徵拜吏部尚書

李祐太和三年自涇原節度使除德州刺史充滄景節度使仍賜名有裕

史唐太和三年攝魏博節度副使奏臣父憲誠本以周有莊周漢有吳漢依據故事以臣名唐今竊思之不敢慕古請改名孝章從之

李仲和太和八年為翰林侍講學士周易博士奏以名與堂叔祖下字同請改名訓從之

崔胤父慎繇大中年鎮西川有異人張叟者或云名占風與慎繇跡熟時曾訪慎繇于都下慎繇因從容謂曰臣聞罪大莫若絕嗣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我亦為公求之未見可者唯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遺其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慎繇乃發婢僕往焉果受其遺僧尋卒叟於暗壁誌之至來年

崔生之日叟復至焉謂愼繇曰我故來相賀因與愼繇窺其所誌之日晷無差焉愼繇因示肖於叟叟曰貴則過公然遇亂世恐不得其終也因字曰衲僧後自司徒貶太子賔客

梁韋震本名肇唐末充宣武軍節度副使乾寧二年七月昭宗狩於石門震奉表繇號略間道奔達于行在帝大悅賜名震太祖特為製字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為洋蓬壁等州節度使賜

姓名茂貞禧宗親為製字曰正臣

後唐李茂勲唐末為鄜州節度使梁太祖襲鄜州茂勲遂歸於梁改名周彛署元帥府行軍司馬

李存進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唐末從太祖入關平黄巢景福中為義兒軍使賜姓名

牛存節字賛貞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梁太祖改而字之

李存信本姓張為河東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賜

名姓睠同親嫡

朱簡唐末為陜州節度使陳情於梁太祖曰僕位崇將相本無功勞實知踰分皆元帥令公生成之造翼卵之仁願以微軀永期效使乞以名姓肩隨諸子太祖深賞其心乃賜名友謙待之過於諸子同光初莊宗賜姓改名繼麟

叚凝仕梁為滑州兵馬留後同光初莊宗賜姓名紹欽

王晏球梁為耀州刺史同光初賜姓名紹虔

康延孝同光初除鄭州刺史充本州防禦史仍賜姓名紹琛

孔循初仕梁以太祖乳媼為義母媼夫趙氏循冒其姓名殷衡同光初歸姓孔名循

張全義字國維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太祖即位改名宗奭同光初復名全義

元行欽初從明宗名閵軍中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

袁光輔同光中為復州刺史天成初上言叔父幼年遇亂離索與臣同名臣今欲改名曩從之

郭彥夔為青州孔目吏以節度使霍彥威故改名致雍大成中為本道所薦至京中書以舊名除官邸使蘇仁裕陳狀以為不便安重誨以聖旨令中書奏曰伏以凡是人名皆縣父名侍側者稱以榮左右為後者稱以奉烝嘗犯廟諱須更同御名亦改降此以外迴避無間以春秋論之衛侯名惡大夫有齊惡太宗朝有虞世南君不

聽臣易名皆所以重人父之命况郭彦夔長在青州霍彦威有時移鎮寧將私敬上瀆聖聰若便允從恐多援引只宜如故工部郎史于鄴奏名是盧文紀私諱儻許更名即不至尤違其郭彦夔請在本道宜令權稱致雍在告勅内即須仍舊誠為至論永作通規從之

安黒連長興初為潮州刺史明宗為之改名保榮

李郁清泰初為宗正少卿上言臣與本寺卿名同行公事不便欲改名知新從之

晉張從訓初唐莊宗與梁人相拒於德勝口徵赴軍前補先鋒游奕使俄轉雲捷指揮使檢校司空賜姓名繼鸞從諸子之行也明宗徵時嘗在存信麾下為都押衙與從訓有舊及即位授石州刺史復舊姓名

楊光遠小字阿檀及長止名檀後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為亶以偏傍字犯之始改名光遠字德明

周史懿字繼美為涇原節度使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孫方諫字良弼為定國軍節度使本名下一字犯廟諱

廣順初改焉

曹英字德秀為成德軍節度使舊名犯太祖廟諱故

改焉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五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品藻

傳曰擬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曷嘗不靈機内炤精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表其操或目擊而辯其道乃至哲人既往遺風可挹標舉推引形容摹擬明其志行之所趣用俾

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褒貶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已博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榷厥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話言靡絶蓋子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有過哉

賈季為晉大夫奔狄狄相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如何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惡之已甚已太也言憎惡惡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與人者謂之仁以財與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

服人者也以善勝人人亦生勝已之心故不服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已將不勝任而敗朋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握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大而且亦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𢙣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大天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

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矍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賔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上今吾并得臣之國尚不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詘其直]賔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甯戚善於農植貪於積聚不能知足而息已]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

過不能與時屈仲故國不寧　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言朋亦將隨巳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哀歎言此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嘆也

趙孟為晉大夫自宋還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名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也子太叔賦野

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又曰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之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節者栭也刻鏤為山梲者

梁上楹畫為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非時人謂之為知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大儉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便謂為知禮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微生姓名高魯人　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　又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言弟子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又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貴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為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譎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云天王狩於河陽是譎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伐楚以大義責包茅之貢

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譎也又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西問管仲曰人也猶詩言所謂伊人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故又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又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多情慾又曰甯武子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

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餘人蹔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違又曰柴也愚高柴字子羔愚直之愚參也魯魯鈍也曾子性遲鈍師也辟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文過由也喭子路之行失於畔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可使南面任諸侯治又曰直哉史魚衛大夫史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而不忤於人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上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此所謂以德為稱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言其行已之志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

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放置也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為蟲獸也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端上屬不結也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為山棁侏儒柱畫之為藻文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揜豆喻小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仲由字子路爲衛大夫謂孔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誰如管仲之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受其賜者謂不被髮左衽之惠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

臣不臣皆為夷狄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名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

端木賜字子貢孔子弟子也嘗相魯衛子貢問孔子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言俱不得中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愈猶勝也又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又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圉文謚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敏者識之達也下問謂凡在巳下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子張問孔子曰令尹子文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巳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孟武伯魯大夫也問孔子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為行人不知其仁也

冉雍字仲弓問子桑伯子於孔子伯子書傳無見焉子曰可也簡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伯子之簡太簡子曰雍之言然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孔子曰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言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

與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大逆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孔子曰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果謂果敢決斷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達謂通於物理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藝於從政乎何有

言偃吳人字子游為武城宰謂曾參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言子張容儀之難及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

為仁矣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孟軻鄒人也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退作孟子七篇軻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懼人之汙來及已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太不恭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平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為憂人之道同用與不用不在是也故

孔子俱賢之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 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曾參居武城有越寇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伋子思名也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曾子為武城人

作師則具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為臣當死難故不去

公孫丑問孟子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要為天治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言皆古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兼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

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

漢爰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嚴助為汲黯請告武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後官至會稽太守

後漢陳蕃為光禄卿桓帝問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范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
後辟太尉黃瓊掾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
驗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
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
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
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
終必為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

應

許劭汝南人初為郡功曹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劭甞到頴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或問劭曰茍靖與茍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孔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臣欽若等曰韋端二子康字元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愨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龎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嘗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龎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

李膺頴川襄城人時鍾晧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膺嘗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位至司隷

校尉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六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七　宋　王欽若等　撰

總録部

品藻第二

魏鍾繇為太尉以為顔子既没能備九徳不貳其過唯荀彧然彧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顔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嘗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

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文帝問羣臣昔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不欺於君德孰優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

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較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彊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彊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槩而比

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寛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逺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晏位至尚書

陳羣字長文明帝時爲司空時大尉華歆淡於財欲其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植產業羣嘗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頴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公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彧字

文若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說字公豫

崔林為司空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杜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能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

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濟萬機論許子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孫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濟位至太尉

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

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録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

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絲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嘗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覧王

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粲字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也都無格簡元瑜阮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麄䟽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緣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字士季為黄門侍郎吏部郎鈌文帝問其人於會

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袁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亮何人也曰翼德雲長與玄德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玄德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

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

令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蜀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好為臧否至蜀見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又謂張裔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羣命為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

荆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門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

佳也績紉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為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問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吳諸葛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使值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恪位至大將軍

張儼為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朝傾覆天下隳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内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明主或收功於蜀漢或聞名於伊雒丕備既没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上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

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鋭無擒敵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則凉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策亦决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

薛瑩字道言為散騎常侍常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卲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以為玄卲蕃曜一時清妙畧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卲當次

之藩華麗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

胡綜為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道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道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道之言有徵

周昭為中書郎嘗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

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繇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揔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

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禄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吴粲縣於牧豎豫章楊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决勤薄也

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曾横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

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絶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

之君子

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官至騎都尉

晉傅玄為司隷校尉著書名為傅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臣欽若等曰袁煥為郎中令華歆為太尉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玄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臣欽若等曰令君荀彧也軍師荀攸也斯可謂近世大

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吳彦初仕吳為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彦陸遜陸抗二人誰多也彦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遜立功立事遜不及抗

張華字茂先每言成公簡清淨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

世華位至司空

盧欽為侍中奉車都尉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玠字孝先崔季珪琰字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樂廣爲右僕射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傅暢云喬似準而疎

王濟太原人與同郡孫楚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濟叔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武帝問濟曰湛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濟官至太僕

荀崧父頵為羽林右監崧弱冠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奥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

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
韋忠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修已不交當
世裴頠為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赴人
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
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
行耶後為郡功曹
裴楷為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
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竒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

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
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
幽然深遠
謝鯤陳郡人庾敳潁川人皆雋朗士也見裴楷子憲而
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
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官至光祿
大夫
武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與潁川

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畧無優劣帝然之泰字玄伯羣之子文帝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巳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謖謖如束長竿嵇康子紹初徵入雒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位至司徒

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繇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輙云已經平子矣戎位至太尉

周浚為揚州刺史吳平以陸雲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

當今顔子也

庾敳為太傅從事中郎見和嶠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

郗鑒為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熟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彦輔樂廣字也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簡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滿奮也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彦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疎及愍懷

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

敦曰愍懐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

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

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顔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

亡以之耳

郭象河南人為東海太傅主簿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

非罪曾無耿介貪位而死闇主義不足多象以問郄公

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為多少

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嵇紹與禹者以紹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為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顧榮為元帝軍司散騎常侍謂帝曰陸士元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忠款盡誠加以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

操會稽楊彦明謝行言皆服膺儒雅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庾亮為中書監嘗謂周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劉惔沛國人為丹陽尹與桓温善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惔又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

王濛字仲祖有風流美譽為中書郎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君亹亹而來逼人

謝萬為散騎常侍嘗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謝尚與劉惔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

神清
臣欽若等曰衛玠字叔寶卒於太子洗馬 尚官至衛將軍散騎常侍

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雒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王敦過江甞稱王衍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

敦位大將軍

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

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

温嶠爲大將軍初以郭文曠達不仕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蹐之亞乎梁蹐古之高士

虞斐爲金紫光禄大夫王導嘗謂斐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桓彛目褚裒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内有所褒貶也彛官至宣城内史

王羲之字逸少為右軍將軍少時阮裕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晉劉惔字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顔含為光禄勲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周顗字之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壺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謝安字安石為太傅王獻之甞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

顧愷之為散騎常侍初仕桓温府甞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

楊亮初歸姚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

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

羅含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為會稽王也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温潤恬和桓温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

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顋矣綽後為廷尉卿領著作卒

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嘗稱韓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終於中領軍

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

漫又云何如殷顗忱曰伯道易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過江明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繇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荆州刺史

李銓為光禄大夫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宋范泰為度支尚書僕射陳郡謝琨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泰琨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

蔡湛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貌類中郎性似文靖中郎弘微曾祖萬也文靖謝安謚也

謝靈運因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内史

雷次宗尤明三禮毛詩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潤皆良璞也

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列文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瑯邪王惠王球並

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
球約曰蒨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静好學與從兄泰
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
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輙矜嚴
王郎見人必娱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
傅尋加特進卒

丘遲為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溉俱蒙

擢用溉尤見知賞從兄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名為太子舍人

褚向滄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為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為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晉杜乂字推華子嵩慗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為擬得其人

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

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寛中文饒劉寛字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崔浩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纎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兹元

吉向之所謂撟撟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繇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入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北齊邢子廣爲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目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

文舉孔融字也

隋盧思道初後魏為尚書郎時濟南王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邈於大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鄲未若濟南備員方

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高祖曰楊素麄疎蘇

戚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善位至國子祭酒

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

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為人弘厚有局

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素終

於司徒封楚公

賀若弼為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

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

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唐王珪貞觀中為侍中嘗侍宴太宗謂之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之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濟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耻

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疾惡好善

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大喜稱其言為然羣公

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岑文本為中書侍郎時馬周有機辯能敷奏文本謂所

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

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

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

賈言忠高宗時為侍御史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

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然其言遽遣使齎璽書以慰勣等

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為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畧同耳然而釋

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更是堯舜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心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推網羅此豈不難矣

宋璟與蘇頲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

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蕤蹟過其父也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七